

星彩蓝宝石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星彩蓝宝石

庞天舒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刘和芳

插图 高燕

封面设计 任建辉

星彩蓝宝石

庞天舒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6 印张：5 字数：70千 插页：7

198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4,200 册

统一书号：R10157.221

定 价：0.70元

序

金波

(一)

真没想到，今年初夏，我会在滇西佤族自治县的一个小镇上买到了庞天舒的小说集《大海对我说……》，这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的处女作。

晚上，回到招待所里，虽然天气闷热，灯光又暗，不时还有蚊虫相扰，但我还是急切地翻开了这本小书。

读这本书，我破例是从最后一篇《我的故事》读起的。

我很快走进了庞天舒的天地。

是的，在她童年生活的天地里，有过不

少美好的记忆。她仰望着湛蓝的晴空，明亮的阳光，还有那变幻的彩云，她觉得这是属于她的天地的；她也曾经采撷过野花，追逐过小溪，捕捉过甲虫，她觉得它们都是她的朋友。我似乎从那早已飞逝的欢歌笑语里，还能分辨得出哪是小天舒甜美的声音。

她不会忘记，月明之夜，妈妈为她读过李白的《静夜思》，悦耳的音韵和优美的意境深深感动了她。她觉得那月夜因为有了诗才变得更美丽，诗也因为有了月夜变得更动听。

她常常从诗的王国跃入童话的王国。安徒生和格林兄弟为她创造的童话世界，使她流连忘返。丑小鸭、白雪公主都曾给她幼小的心灵投下最初的一缕光明，播下爱与美的种子。

但是，生活有晴也有晦，阴影也投进了她小小的天地……

也许没有必要再去回味她童年时代的那些苦涩。我要和她一样珍视生活对她的厚爱。

她虽然在刚刚读小学的年龄就不得不离开父母，从这个阿姨家搬到那个伯伯家，但她也因此得到另一种疼爱。她从家门走进了社会的大门。在那个广阔的天地里，她常常跟着那位做街道工作的阿姨走家串户。复杂的生活，多样的人物，都贮存进了她童年记忆的仓库里，成为她日后创作的素材。这也许可以称之为她早期的社会调查吧！

就在那段时间里，她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，她得到了不少文学营养。每当街灯闪亮的时候，妈妈赶到阿姨那里，接天舒回家。她坐在妈妈的自行车后座上，听妈妈讲文学故事，也讲亲朋的悲欢离合。人生和文学交织在一起，一幕幕潜入心底，想象的翅膀又腾空而飞。天上的飞鸟引她遐想，破土的嫩草促她进取。妈妈是个有心人，她发现了女儿的文学气质，便以文学去陶冶她的感情，使她敏锐地感受到生活中的诗意。小天舒难忘这种启蒙，总是深情地称之为“自行车文学”。

她也许过早地走入了社会吧？十二岁，

这还是跳猴皮筋的年龄，天舒却已考入了歌舞团，她已经把自己同严肃的艺术事业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。从舞蹈中的一举手、一投足，她看到了感情在燃烧，生命在跃动。她不愿做生活的旁观者，于是她下连队当兵，打枪操炮，抗洪抢险，在沸腾的生活中，她采撷到了那么多美丽的浪花。

她还是一个少年，但艰难促她早熟，生活促她思考，人民的厚爱让她懂得了进取和回报。她庄重而又深沉地拿笔，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。那时，她十五岁。

(二)

站台上是熙熙攘攘的旅客。

我看见一个小姑娘提着一个大旅行袋，步履有些蹒跚地走向出站口。我很想走上前帮她一把。但当我看到她矜持坚毅的神情，我感到这也许是不必要的。

走出站台，前来接站的同志首先发现了我，继而又发现了那个提着大旅行袋的小姑娘

娘——她就是庞天舒。

她也是来这里参加儿童文学讲习班的。她是这期讲习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学员。然而她也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小作家。

自从前年她编完她的第一本小说集以来，两年的时间过去了。她似乎长大了许多。她不满足于单从回忆中寻找创作的素材。她深切地感到充实自己的必要。她要系统地去学习，学习理论、哲学、文学，学习老一辈作家的创作经验。因此，她到一所大学去进修。现在她又利用暑假从东北赶到这里，参加这个讲习班。

在课堂上，我注意到她支颐而坐，凝神望着，象在倾听，又象在沉思。

在课下，我问起她，这几年在她的天地里，又珍藏着多少新的美丽的故事？她告诉我，她刚动手编她的第二本儿童文学集《星彩蓝宝石》。我由衷地为她高兴。

这一次，我是回到北京，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——秋天，一连几个夜晚阅读着庞天舒第二本创作集的手稿。

我发现她已走进了她的另一个天地。虽然在这本集子中，仍有她童年时代的影子，但那只是她在童年生活的底色上勾勒着今天的图画。这图画，色调是明亮的，线条是有力的。

她的每一篇作品，可以说都是献给同龄人的歌，袒露着作者的内心世界，倾诉着他们这一代人的追求、思考、幸福和苦闷。

当我阅读着她的《起伏的心与海哟》，那孩子式的幻想和稚气的行动，常常使我忍俊不禁。但当我读到孩子们美好的愿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引导，因而表现出孩子式的苦闷时，又使我掩卷沉思。我的耳边响起了他们的声音：“我们这些小孩，除了需要疼爱之外，就不需要别的吗？不，我们还需要理解。”是的，理解才能尊重，尊重才是真正的爱。

我也喜欢这本集子中的《哦！白云的轻车》。这是天舒十七岁时的作品。这是一支柔婉的歌。在纷乱的生活里，那个叫可娃的孩子，曾经以她的天真、单纯和勇敢，给那位音乐家坚强的意志和信念：“生命应该坚

韧，我们需要磨砺！”而十年以后，正是这位音乐家以他生命的乐曲驱散了可娃心头的“消沉、寂寞、迷茫”，使她决心去叩开艺术殿堂的大门。读完这篇小说我感到慰藉，因为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人的精神世界中的一种美、一种力，它可以战胜命运而不向命运屈服。

至于童话剧《星彩蓝宝石》，我说它是一首哲理诗。它通过三个孩子历尽艰险克服困难，终于得到星彩蓝宝石的故事，向我们揭示出“人的一生，从生命的始初到生命的完结，始终被寻觅和探求充塞着”，为了别人去寻觅和探求，这就是幸福。这是作者思想的亮度，因为它也烛照着读者的心灵。

《我爱白丁香》写的虽然是那个“结冰飘雪的严冬”，但字里行间却流溢着春天的温馨。作者没有直白地赞颂故事中妈妈的品德，而是用白丁香比喻妈妈一生高洁：“它一身是苦，送给人的却是淡淡的馨香。”多美好的寓意啊！

天舒的作品，不但是激情的产物，也是

思考的结果。她不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，却常常在娓娓的叙述中揭示出生命的哲理。

在这本集子里，有些小说可以说是她心底里迸发出的小小的火花，因而也能照亮你的思想。

她有些小说，又可以说是灵感的触发；它象一篇抒情散文，又象一首诗。它的力量就在于拥抱你的心灵。

当我读完《星彩蓝宝石》的手稿时，我这样想：天舒在文学创作上起步早，起点高；对待生活，她敏感，观察细密；对待艺术，她肯动脑筋，孜孜以求。这些长处都会使她文学创作的天地愈来愈广阔。

当然，她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，她的思想和艺术修养会日趋成熟。她象一条明亮的小溪，她象一株嫩绿的幼苗。但小溪将变成奔流的江河，映出这大千世界；幼苗会长成参天大树，展示出大地的生机。

一九八三年九月于北京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序 | 金 波 | 1 |
| 达斡尔小姑娘 | | 1 |
| 礁石 | | 20 |
| 兵伢儿 (之一) | | 28 |
| 兵伢儿 (之二) | | 35 |
| 我爱白丁香 | | 44 |
| 起伏的心与海哟 | | 53 |
| 哦! 白云的轻车 | | 77 |
| 星彩蓝宝石 | | 103 |

达斡尔小姑娘

人的一生有着许多苦恼，我的苦恼就不少。我常对着镜子仔细端详自己的模样：瞧，榆树般粗壮的身体，大脑门，都十六岁啦，面孔还象孩子一样……唉，这个不美丽的形象偏偏又从事美丽的舞蹈工作，这就难免招来同行的非议。的确，我的血管里流动着达斡尔人的血液，大伙都叫我“小达斡尔”，还是个后门兵，几乎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试审查，我的演员生活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开始了。

“你会跳舞吗？”我第一天走进练功厅时，高个宽肩的岑方老师，一见我就皱起眉头。

“当然会。我们达斡尔人会走路就会跳

舞。”

“嗯，那很难称之为舞蹈。”岑老师象是在训斥孩子，“你必须接受一套八十年代的全新的舞蹈训练，要做好流汗流泪的准备。”

这就是他第一次对我说的话，我本想告诉他，别看我两腿有点僵，眼睛不大会传神，可我的表演还过得旗里文艺会演的第一名呢。现在？算了。

我模模糊糊地预感到即将开始的生活不会平静，但那种对未来怀有神奇、新鲜、渴望冒险尝试的孩童心理，促使我非要闯闯这座艺术宫殿，跳跳八十年代的新舞蹈不可。

训练开始了，别人随着音乐悠然自如地飞舞，我却怎么也听不准节拍，气得岑老师咚咚敲着把杆：

“安琪莲，你主力腿的重心呢？”

“安琪莲，你的动作乱套了。”

“安琪莲……”

我倚在把杆上，头晕目眩。

“没有一点舞蹈细胞，别受罪了，趁早回草原去跳‘罕白’吧。”

“嘻，回去？人家门儿硬着呢，准备当舞蹈家。”同学们的议论声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。

——我是要当舞蹈家，要当的。

“你们说些什么？！对反应迟钝的同学应该帮助。”

——迟钝？

“最灵巧的是森林里的小鹿，最聪明的是我的小安琪莲。”哟，这是谁说的？噢，是奶奶。那天，奶奶坐在篝火旁，月光流银般地洒在奶奶慈祥的脸上。她吹奏着动听的“木库莲”，我合着节拍跳起欢快的“哈肯迈勒”，我笑着跳着扑到奶奶的怀里，奶奶抚摩着我的头发，连声夸奖着……。

然而，此一时，彼一时，我使劲咬着嘴唇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。

晚上，林燕演出回来了，她是我们学员队的“明星”，岑方老师的骄傲。她具备舞蹈演员所要求的修长身材、优雅气质，那张圆圆的小脸就象外国油画中的天使。她总爱穿着一身洁白的练功服，象一缕轻纱在练功

厅里飘来飘去。她平常象天鹅一样，走到哪儿，总是高傲地仰起头，今天，她却一反常态，旋转着向我飞来，亲热地搂住我的肩膀：

“行啊！小达斡尔，我真没想到！”

“怎么，小达斡尔还有使天鹅吃惊的事？”

“有呵，以前我光知道送你来的是位首长，谁料到会是余司令员。”她不由得对我肃然起敬，“刚才在晚会上，司令员还亲自问起你为什么不去他家玩。你呀，真是耳目闭塞，你想想，他一个电话你就穿上军装，我呢，却经过了‘三堂会审’！”

“喂，”她凑近我，“你怎么认识司令员的？”她神秘地瞟了我一眼，“他当年准是你们呼伦贝尔草原上骑着火龙驹的莫…莫…莫日根^①。他一定和你同族，可又为什么姓余呢？”她发挥着演员的全部想象力，面部表情随着她那活泼的语气迅速变化着。

^① 莫日根：达斡尔语，年轻勇敢的猎手。

“这就足以使你拥有一切。”她满含妒意地盯着我，“有司令员做保护人，嘿，未来的……”

“不，”我听懂了天鹅的弦外之音，猛地站起来，拿起练功鞋向外跑去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身后传来天鹅莫名其妙的声音，“真是个不开窍的小达翰尔。”

夏夜多么美好，圣洁的月光透过玻璃窗洒进练功厅，把大厅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明亮，我悄悄地走进这个恬静、安详的世界，一种梦幻般的感觉一下涌遍全身。我情不自禁地跳起来，仿佛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所驱使……

这样的感觉我许久没有尝到了，那是什么时候？对了，也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夜晚，在旗里灯火辉煌的千人剧场上，我第一次获得了成功。在一片喝采声中，观众合着我的舞步欢呼着“罕白！罕白！”旗长走上台来，他兴奋得脸上泛着红光，一叠连声地喊我是达翰尔人的小星星、小舞蹈家……

我停下来，把腿放在把杆上，凝望着湛